

历史书写与现实观照

——评李思纯长篇小说《蚕门》

叶松敏



陕南山城安康，一江清澈汉水，被下游的旬阳电站关闸，已在汉水上游的安康城区初步形成静湖，总有多彩的祥云，爱恋着这片区域，把秀丽的小城安康，萦绕得绚丽多彩。

山城看云

张朝林

晨看淡云。太阳还没升起来，汉江就腾起薄雾的轻云，似纱，似练，似雾，在江面上漂浮，漂着漂着，就漫了漫，朝江在江上蔓延，平房、低楼都浸在淡云中，只有高楼耸在云雾上，此时，连接江南北的汉江一桥、三桥、四桥，宛如三条飞龙，在江面上时隐时现。桥上或明或暗的车灯，增添了动感。远看四周，山顶上罩着白云，有浓有淡、有白有灰，牛蹄岭端的云，纯白纯白，吞着高岭；龙王山顶的云，扭来扭去的白练，把高耸的山缠绕出几分妩媚，这时候，太阳从东方龙王山升起来了，先露出一个红弧线，东边的云就开始红起来；弧线越来越大，云越来越红；直到露出半个太阳，云更红了，云片扩大了；最后，整个太阳升起来，东边的云被烧成云海，红灿灿的阳光下是被淡云笼罩的安康城。这时候，四周山顶上的云升高了，一片片的云被照耀成深红、绯红、紫红、淡红、黄红，聚在山城上空，汉江面上的云，不知道啥时候散开了，汉江、大桥、公园、山城都显露出来，沐浴在火红的朝霞里。这时，朝霞扑入汉江，汉江一片波红；慢慢升高，波红缩小，直到一颗颗的太阳跌入江心，满天的霞慢慢消失。一江两岸晨练的安康人，还在举头望彩云。摄影达人的无人机，还在江面上空盘旋。

午看白云。升高的太阳挂在天上，有时候天上没有一片云，可一片蓝蓝的天扣着一颗颗灿灿的太阳；有时候有好几片薄云随着太阳，瞬间被烧没了；有时候三五朵棉花团厚厚的好白，午后靠近太阳，簇着簇着，有的变成白龙，绕着太阳；有的变成白龙马，高扬着前蹄奔腾；有的变成几座白山，靠着太阳。不一会，这些云又变化了，直到消失。

瓦片云，晒坏人。鱼鳞云就是瓦片云，喜欢在中午关注安康，是安康城区汉水上空壮观的云，底色是瓦蓝瓦蓝的天，布满白白的云，与汉江一个方向排列，汉江是绿的，两岸的城是多彩的，呼应着蓝天上的鱼鳞云，是何等的壮观。

有时候的鱼鳞云，形状就是一条大鲤鱼，笼罩的时间会长一些，慢慢地，这条鱼就缩小了，最后成了一朵浮云，消失了，以后的几天，会是晴朗的晴日。

晚看彩霞。夕阳映照下的彩霞是美丽的，特别是刚刚形成安康湖的这段景区，乘坐游船，畅游安康湖，赏一湖风景，观湖面日落。湖面的飞鸟，或坐游船，或乘快艇，早早地来到湖边，沐浴着清风。夕阳西下，金太阳变成红太阳，挂在西边山顶上，斜斜的夕阳，铺满半边湖面，一边是红，一边是绿湖水，被晚风一吹，波光粼粼的湖面有一条彩龙游动。彩霞下的二黄广场、跳水广场、汉江公园，都是赏云的人，踩着彩霞，或清唱汉调二黄或跳起舞来或打水仗，充满公园的夕阳红手提琴老年班子队，对着一湖彩霞拉提琴，琴声惊了湖中盘旋的鸟儿，朝着不远处不远处的湖边莫安塔树林飞去。

最美要看火烧云。往往发生在雨过天晴的下午，偏西的太阳突然从云层中出来，这一出来就不得了：先把身边的云燃烧、变薄、推开，再燃烧远处的云。山城安康，东有龙王山、西有凤凰山、南有南宫山、北有牛山、群山环绕，山顶不大，这一燃烧，整个天都是通红通红的，就像一片片响亮的火烧云，红亮了一天。火烧云下的山城，都在一片红色中，却红的不同：红楼房血红血红，红的发紫、红的耀眼；白楼房的闪亮，红的发亮；绿楼房的红得发紫，红的起雾，至于黄色楼房，是赤色一片，此刻的汉江，水灵灵的，波光粼粼的。高楼顶上，立满看火烧云的人，举起手机，拍下美丽的瞬间，汉江两岸，也是奔跑着的人，追赶着头顶的火烧云，架着长枪短炮摄影设备的人，或拍下山的人，或遇到了安康的火烧云，会大叫着、喊着、跑着、起舞着。许多来安康的中外游客，都是慕一江清水、一抹蓝天和常伴祥云而来。一对外国情侣，立在汉江岸边，一男一女，做一个拥抱的姿势，咔嚓咔嚓的闪光，照亮了一方碧水。

安康的火烧云以整体美为主，很少有形状，一旦有了形状，那是惊人的：一次的火烧云，满天是淡淡的红云，突然中间起了一艘飞船，船身弯弯，周身金黄，船帆高耸，帆面深红，荡漾在淡淡的红云中，不一会儿，帆船变了，“船”飘向东，帆飘向西，漂着漂着停下来了，慢慢地变成两条巨龙，一条金黄、一条绯红，龙首相对，浮在薄薄红云中，双龙互巨龙，吼声一片。

清亮的汉江，美丽的山城，驻足的祥云，为勤劳的安康儿女聚力建设幸福安康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身上正一点点被激活出来：

先说说方文贺吧，他的身上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他的性格有点中性，我们可以看出，道德对他的束缚，使他在行为上、情感上、处事待人上，都有中规中矩，他像一个修行僧一样自律，但恰恰是在历史转折的节点上，他清醒地拒绝了。他的无私、倔强、任劳任怨的品格，显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精神走向。方文贺是一个创业者、奋斗者，也是一个末路的英雄。他见证了江城缫丝厂的兴盛和衰败，他爱着也痛着，多少年来，他以厂为荣、以厂为家，这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对于他们那一代人而言，这其实就是一种行为准则，是真正的无怨无悔的付出，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此牺牲了自己大好的青春年华。方文贺是这群人中代表，他从创业者、奋斗者，最后沦为末路英雄，这是时代对他的选择，也是所有企业的命运使然。从发展的视角看，国有企业改制，是历史的必然，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它承载着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当然，也承载着无数奋斗者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小说很好地表现了这段历史的过程，方文贺说这是自己历史过程中的末路英雄，但他却不是以悲剧的形式为自己画上了人生的句号，而恰恰是在历史转折的节点上，他清醒过来，并成为企业改制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也许是对他寄予太高，人物刻画上反而谨慎有余松弛不足，笔力稍显拘谨，没有完全放开，给人四平八稳的感觉。方文贺的个性中缺少内在的力的冲撞，如情感方面的犹豫不决、丝厂关停上的矛盾与痛苦……他的内心少了一种深度的解读。当然，情节发展到后面，作者的笔触愈发通畅，人物性格的松弛感有所增强，可以说是一条向好。如，丝厂职工被病人煽动、利用，几百人围堵政府机关，关键时刻，方文贺带病赶来为政府解围，他对销售科长老吴的那一通骂，既让人忍俊不禁，也让人感到痛快淋漓。

厂里那点亏了你？你一把年纪了，跟着别人一起干缺德事，祸害这么一厂的兄弟姐妹呢，还在背后煽风点火，丧了你的良心！工厂垮了，资不抵债了，你还给人当枪使，找个女人来跟我唱戏，不用想我都知道你们给人许了什么愿！

这通骂，出自此时的方文贺之口，我以为恰到好处，一个男人的血性和骨力，全都得到了释放，同时，他还引出了方文贺内心深处真挚的情感。

现在再说说杨宝根吧，他与方文贺的认识起于偶然，但这种偶然却是冥冥中的必然，两个人的邂逅只是小说中的细节，可以不作赘述。而就精神层面来讲，他们的认识是心灵的吸引，这是道德的、品格的一种相互认同。杨宝根不只是代表了丝银堡的蚕农，他更代表了整个江城的蚕农。他的身上凝聚了传统农耕文明的精神血液：磊落中见品性，勤劳中凸显良知。而这些，皆系于他心中不偏不倚的是非标准，即他自己认准的“道”！“道”由他而言，就是正义、正直，是一个普通农民最纯正的道德观的体现。正是基于此，他将淘金挖到的一枚金铜蚕无偿捐献给国家，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毫无半点的非分之想，他行为单纯，内心敞亮，“人们在传颂杨宝根事迹的时候，也会顺势说说他的家风，比如勤劳致富，比如兴桑养蚕，也会顺势说说他家那个养蚕十了得、还得了省三八红旗手的女儿杨海玉。”这就是丝银堡的杨宝根，他活得人味十足、活得坦坦荡荡。当得知儿子海玉，为了多拿几个钱，擅自把茧子卖给外县，杨宝根的第一反应是愤怒，继而更是痛心，他这样数落儿子：

你从小学老师就教你要爱国。一个小老百姓咋爱国？不就是听政府的话，勤劳致富，多挣点，多打粮，多喂蚕子！江城缫丝厂给了你，蚕茧妹一个铁饭碗，那个厂对我们家那就是有恩的。你的蚕茧，你就为了多卖点钱，不愿意给江城做贡献，却要往外卖——你的道义在哪里？你对不起养活你妹妹一家的厂，就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政府。

杨宝根恪守的心中那个道，是对自己的把握、对是非判断的一个准绳。他秉持着这个道，怕自己玷污，也怕家人玷污，这或许带有某种认识上的局限性，但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显然超越了自我、超越了他的认知范

畴。杨宝根用自己理解的道德哲学，去看世界、看社会、看人生，这种经验本身就浸透着一个农民对生活持有的态度——纯净质朴，本真自然。

《蚕门》所设置的两个情境中的两个人物——方文贺、杨宝根，他们虽身处不同、地位不同、境遇不同，但他们的品格和操守却具有趋同性，他们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精神典范。这是两个极其平凡的人，历史当然会很快将他们忘却。但小说不是复述历史，小说是心灵的讴歌和抒写，是对现实的掘进和真善美的发现。方文贺、杨宝根的离世，其实只是一段历史的谢幕，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随着缫丝厂改制的成功，新的启航开始，这不是对历史的简单延续，薪火相传是精神价值的承袭，而在进入现实的河道里，前景虽不可预知，但视线会愈来愈宽阔……

三

《蚕门》以江城为背景，富有历史感和时代感的故事和人物，在悲欢演绎中，让我们看到了那些绽放在现实土壤上的生命，他们是如何以自己的韧性和顽强，去直面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压力。小说的可贵还在于对人性的剖析，在充满烟火的世界里，善与恶其实无处不在，但善毕竟是主流，它的存在，才让世俗的生活平添了一份温馨与感动。《蚕门》将人性的意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善与恶的对决中，善渐渐凸显其光芒。当然，善的存在，是以丑恶与之互衬的，我暂且将这种“互衬”称作这部小说的“色差”。小说中的韩秋燕、韩青阳、销售科长老吴，代表了这种“色差”的一部分，是丑与恶的表现，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群代表善的力量，如方文贺、杨宝根、何立秋、杨海玉、夏莉莉等等。需要明说的，这种所谓的“色差”，是人性的“色差”，他们不代表人物的类型，即，没有好坏之别。单就拿韩秋燕、韩青阳兄弟俩来说，在人性上的价值取舍上，早就出现了两种背离。韩秋燕，刚开始给人的感觉是尖刻的、自私的，她处处颐指气使，不把谁放在眼里，然而，当经历了那场被诈骗事件后，她的内心深处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自尊唤醒了她的良知，她不惜独自一人前往深圳去寻找骗子，自辱了她的那一步，独自完成了一种救赎的过程，无论前面她做错了什么，这关键性的一步，都足以刷新我们对她的认识。而作为同胞兄弟的韩青阳显然不是一个单纯和简单的人，他的自我优越感极强，这个从乡镇副职一跃成为千人大厂的副厂长，并被指定为方文贺的接班人的年轻人，他官扬得意，人生际遇顺风顺水，每一步行走的背后都有一双手推着他，这个推着他的人就是他的姑父——汪汉江。韩青阳从一开始露面到小说结束，他都是一个不受待见的人，这个长相俊俏的年轻人，他的坏，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入到灵魂中了，他显然中毒太深，因此，他不可能像他的姐姐那样完成自我救赎。虽然他的这种坏，不能从政治上去定性，但从人性上考量则完全可以将其归入丑和恶的一类，可以肯定地说，韩青阳是一个三观存在严重问题的恶人。他后来虽然没有当上副县长，但却依然获得了一个政协副主席的位置，结局似乎显得有点突兀……当然，这姑且算是我个人的存疑，它无损于小说自身的成功。

《蚕门》是一部相对纯净的工业题材的小说，它以现实主义的笔调，较为深刻地反映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末期，江城缫丝厂由新建投产到产销两旺再到资不抵债这样一个盛衰的全过程。江城缫丝厂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宠儿、是天之骄子，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它的整个体制、经营模式，不可逆转地成为发展中的阻碍和政府的巨大包袱。

小说细腻地写出了丝厂在改革浪潮中的命运轨迹，刻画出了一群普通劳动者可贵的精神面貌，同时，作者将笔触由缫丝厂延伸到江城周边，特别是一个叫丝银堡的地方，通过蚕农兴桑养蚕的艰辛，道出了一个息息相关乎农业、农村、农民的利益，它们之间所形成的利益链，也是改革阵痛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环节。《蚕门》写出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在现实中最终得到了鲜活的体现……

淡莹的焦香飘出，一锅新米便煮熟了，然后堂屋熏开锅盖，行个便酒。

院到晚上，秋老虎褪去，院坝被月亮照得清朗，大家围坐成一个半圆，大人摇着蒲扇闲谈，娃娃们躲猫猫，为了不被找到，甚至有钻进鸡窝里睡着的，被找到时，一身鸡屎臭。

就这样，吃完喝完，玩到尽兴，临走时再驮上一口袋，是下一个阶段的家中口粮。

简直太快乐了。为了“尝新”，在稻穗黄时，农户邻里相约组织壮劳力互相帮助，男的下田打谷，能干的女子就在家中准备硬扎饭菜：一大锅饭，至少四菜一汤，菜量要大，肉要多，还要备上白酒，犒劳“点活路”。一天的劳作下来，既颗粒归仓，又酒足饭饱，人与人劳作，乡情味满溢。

虽然不解“丰收”的深义，但隐约知道这些开心、团聚、热闹、有趣，大概全部都是因“丰收”而衍生。后来，读书的学子业渐忙，要参加高考，要外出求学，要找工作，要成家立业，要买房买车，要升职进步……要被快节奏的时代全方位席卷裹挟。“丰收”只能被引号使用，多数代表着对年终的评判，而田野里的丰收，变成了手机上的图片新闻，视频里的播报画面，如天之一。老家已经全部盖了砖楼，小孩子在一起，也只是各玩各的手机平板，没有谁属于玩躲猫猫这样幼稚且无意义的游戏，也没有谁会因鸡窝里钻、铁不够拿边、没有谁会往鸡窝里钻。铁路都围了，不再允许靠近。打谷子用的是抽水机、收割机、脱粒机、烘干机，全机械化操作了，无需再走家串户烘“点活路”。也不用作工，人们准备丰盛的晌午饭。谷子运到加工厂点，抽几支烟，就可以直接装上一袋一袋的新米回家了。我教孩子煮饭，已经不再需要淘米这道工序，只用将米倒进电饭煲，再看刻度加好水，按下煮饭按键即可。

田地越来越安全，乡亲们越来越富裕，但

是童真也逐渐远去。兄弟姐妹们四散天涯，人与人越来越疏离，现实生活中散天不打交道，只想隔着屏幕保持距离。再忆幼年时光，时常令人恍惚，分不清那些纯真的场景，究竟几分属实？这是真实存在，还是演绎虚构？是否只因成年后积累的焦虑不安，所以给童年记忆都加了美颜滤镜？还是如《那些花儿》所唱：“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

直到走进秋收的草池湾。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镰刀锄过的稻草，塑造成胖胖的朱鹮形制，阳光从草间的缝隙穿过，丁达尔效应射出细缕光芒。

“拌桶二人抬下田，手提谷把桶壁拌，丙响声中谷粒脱，打谷人流淌身汗。”

乡音和着汗水在山谷间回荡，伴随着有节奏的吆喝声，一粒粒稻谷归仓。

都回来了。丰收在这里，是一种真实可见，伸手可及的幸福，是那种久违的发现惊喜，是脚踏实地的安心触感。此时的草池湾，正在为“渔稻丰收节”作准备；春耕餐厅正在分装有机稻米；草地上撑起了露营基地；朱鹮日咖咖啡店里散发着烘焙的醇香；池畔的“自然之家”酒店星星点点；米酒工坊里，一切按步骤自然发酵；鱼塘闪着微光；露天的小合露台笼罩在紫蓝的晚霞中……多年前发出的子弹，在这瞬间完成了命运的闭环。华夏儿女，农耕民族的先祖辈，就是这样的扎根在田野里，生息繁衍，从远古到现在。掂量这一袋新米，不仅是田地的产出，也是一乡一族仍然生机荣旺的象征。

稻是玉粒香，鱼是夏花鲤，月是天上月，人是心上人。原来丰收是可以如此真实又入微细致。

因为在草池湾，得以重拾人间意趣，所以希望时光在草池湾，慢一点，再慢一点。亟待中秋之夜，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草池湾里稻谷香

陈媛



草池湾稻田 董长松 摄



朱鹮画展示

秋风起，落叶黄，秋蝉藏，稻花香。山村的丰收应该是什么景象？

没有翻滚的麦浪，没有粗犷的草黄，没有漫山遍野的橙黄橘绿，它们只成群结队地藏在每一片田垄山腰，是一处处等待发现的小惊喜。

小的时候，小秋收，照例要回一趟老家，因为打出了新米，家中长辈要叫已迁居进城的亲朋晚辈

回去“尝新”。

我的老家叫良田村，有一百多亩水田，产出好吃的大米，即谓良田大米。

其实“尝新”只是一个由头，实则是借

机召唤族中各辈回家，热热闹闹地聚上一聚。掀开米缸，手工打出的米里，有些微的糠，我要学着抢着蹲坐灶门口，引火添柴。烧火，是对我具有莫大吸引力的趣味农活，其次是打猪草、爆浆、瞎跑等。脱离了桥的城里娃匪徒，钻山下河爬藤打娃娃仗，为此挨过不少打，身上常是乌紫瘀青。

待第一遍水沸，要将米先捞出，用簸箕筛出香浓的米汤水，沥在一个洗脸盆中，再将半熟的米倒回锅中，换中小火慢焙。等到